

第一章 緒論

老師，今天的 DVD 放影機又被借光了！

沒關係，班長你明天一大早，設備組還沒開門時就去等候，不信輪不到我們班！

楔子

2003 年一月中旬，學生考完期末考，學期課程結束，離放寒假還有一星期的時間，當老師埋首忙著作學期總成績時，就是學生看影片的最佳時機，所以學校的放影機早早就被捷足先登，搶借一空！走訪六年級教室一圈，果然有 1/3 的班級在觀看影片，從放映的影片大多就可以知道最近當紅的出租影片了。

「在這時期各班級任老師必須作學期總成績、印製成績單，學生的各項簿冊、資料學期也要在此時作個總結。常見的情境是老師忙得人仰馬翻，課程結束的學生卻是無所事事，到處亂竄惹事生非…；爲了安頓、撫順學生，播放影片就是最好的選擇了。」

從研究者多年的帶班經驗及觀察到的現象，本校高年級學童偏愛劇情片，最好是嚇死人不償命的鬼片、恐怖片，當紅的卡通影片自然先睹爲快；中年級學生則是溫馨家庭片、卡通影片的擁護者；而低年級孩子則是非卡通影片莫屬，如美系的迪士尼系列卡通影片，日系的企鵝家族、多啦 A 夢、龍貓、小魔女宅即便…等，可是百看不厭！雖然各年段喜愛的影片類型有些差異，但貫穿一到六級的影片類型就是卡通影片！

研究者心中遂興起了一個念頭，何不將學童觀賞影片的活動與環境教育的教學融合呢？尤其是適合各年段的卡通影片！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什麼才是「環境教育」的理念？1975年貝爾格勒國際環境教育會議中所制訂的貝爾格勒憲章宣示了環境教育計畫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s)：「環境教育必須考慮環境的整體性，含自然的和人造的、生態的、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社會的、法律的、文化的和美學的」(Belgrade Charter, 1975)。1977年伯利西政府間環境教育會議中也曾提出五項環境教育的目標類別(Categori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bjectives)，分別是：覺知、知識、態度、技能和參與(UNESCO, 1980)。

環境教育的指導方針曾經指出環境教育是一個持續終生的過程，從學前教育階段開始，歷經所有正規的和非正規教育的階段，也就說環境教育的實施可以包括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及非正式教育。所以學校的環境教育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由於學校的課程擁擠，各科之間彼此爭取授課節數，環境教育在學校多採取融入的方式，在九年一貫課程又強調統整課程的表現，將環境教育放入六大議題中的一個主要議題，陳佩正(2001)說這將會有更多機會在學校教育中探討環境教育了。

環境教育的實施方式多元，隨著環境議題(內容)或環境教育的目的不同，所使用方式就不同，因著不同的學習場域有所變化。根據聯合國國際環境教育計畫建議之教學方法，在室內可以採用小組討論、班級討論、腦力激盪、辯論會、角色扮演或模擬遊戲等方式，在室外則可採用野外旅行(Field trip)或環境步道(Environmental trail)等方法。Hungerford建議與環境課程發展目標配合的教學法為，配合目標階層—環境敏感性的教學法有1.戶外教學2.校園露營活動3.閱讀歷史性或當代書籍4.觀賞影片/討論，配合目標階層—生態學基礎的教學法有1.野外實察2.模擬與模型3.影片觀賞與討論4.閱讀與討論5.演講與討論，配合目標階層—概念覺知的教學法有1.野外觀察2.模擬3.專題研究4.腦力激盪5.影片觀賞、閱讀、演講、討論等。雖然，戶外環境教育是促進環境態度和價值觀的有效方法(楊冠政, 1997)，但基於現實教學的情境(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學生大部分在教室內學習，老師也習慣於室內的教學，環境教育室內的教學方式不可輕忽。

研究者於教學現場的觀察發現，在教室裡播放影片是件非常普遍的存在事實，教務處設備組陳列了各科輔助影帶，自然科任教師有相關的自然科學影片，如大自然教室…；音樂教師播放如介紹音樂家生平故事的影片…；美勞教師則可播放如繪畫、民俗

傳統欣賞…等相關領域的輔助影片，而與學童朝夕相處的級任教師在什麼樣的情境下會全「班一起看電影」呢？趕課時？考試前？請代課時？天氣熱？…原則是斟酌全班的教學進度與互動情況而定，當然課程結束的期末是個個班級的熱門時段！

另外，影片本身在學校的補助教材具有合法的地位，過去國小中高年級每週有一堂閱讀課，現在九年一貫鼓勵班級有圖書室、設置圖書角。「兒童讀物」一詞，廣義的說法是：凡適合兒童閱讀的、欣賞的、參考的、或應用的書報、雜誌，甚至幻燈片、電影、電視劇皆是；而狹義的是：僅供兒童課外閱讀的書報或雜誌（林文寶、徐守濤、陳正治、蔡尙志，2003）。所以教師在課堂中播放影片是有其正當性。

同樣的，環境教育相關的影片在環境教育教學也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由於環境教育的內容廣泛，教師在忙碌的課程中，往往很難挪出時間預備教學內容，並且一般教師環境素養不足，對於教師自創環境教育相關活動或教材是很困難。據童惠芬（1998）的研究指出教師進行環境教育時首重素材來源，難怪，在過去教師環境教育的需求調查上，影片及設計好的教材是炙手可熱且迫切需要（謝定祐，1991；邱詩揚，1989），然而對於影片教學對學生的環境素養的研究卻寥寥可數，應該深入研究。

環境教育的影片越來越普遍，然而其吸引卻不太相同。葉品好(2004)曾以自然生態影像為題，對攝影者運用自然生態影像推廣環境教育的現況進行探討。研究者的個人經驗則有電視台播放的系列節目，如大自然教室、我們的島…，環保署發送至各校環境生態影片，如蘭嶼角鴉、國寶魚…。過去台師大環保中心的影片目錄的歸納整理…，根據研究者的經驗---學童最喜愛卡通影片，卡通影片被視為是孩童生活上的維他命、也是比較「好吃」的精神食糧。這些卡通，其中蘊含有關環境（生態）概念的影片，有《海底總動員》、《鐵巨人》、《風之谷》、《天空之城》、《龍貓》、《平成狸合戰》、《魔法公主》、《神隱少女》…等，其中以宮崎駿最受推崇，並且也有相關的研究或研究所（在日本），可見其豐富及重要性。

有關宮崎駿動畫的研究，多偏向宮崎駿動畫作品的內容及呈現手法的分析（顏忠賢，1993）（鄭明進，1996）（吳旻峰，2004），其中楊銘塗（2002）曾解讀、探討影片中的「人與自然共生」、「環境危機」，各大專院校的 BBS 網站中也常發現熱烈討論影片所呈現的社會人文現象或環境生態意識的文章，可見宮崎駿動畫作品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環境教育補助媒材。但是否真的是對觀賞者的環境素養有影響，這方面的探討仍少，林世彬（2004）曾經以宮崎駿卡通動畫為補助教材來探討環境議題融入國小藝術教學之行動研究。所以本研究將針對宮崎駿的卡通對國小學童的環境概念之影響進行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係為探討宮崎駿動畫中之環境概念，運用宮崎駿動畫設計動畫教學活動和設計學習單，瞭解學生觀賞動畫後的環境概念及行為，以探討動畫作為環境教育媒介的可行性。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1. 分析被挑選出以宮崎駿為主導之動畫作品中的環境概念。
2. 探討被挑選出的動畫作品對國小五年級兒童環境概念的影響。

第二節 名詞界定

一、動畫

「動畫」(animation) 是一種電影的類型 (genre)，(而動畫類型中，有長篇劇情動畫，有紀錄式動畫，有實驗性或抽象性「非劇情」的動畫短片)。動畫在台灣也稱「卡通 (cartoon)」或「卡通影片」，近年也被稱為「卡通動畫」。本研究則以「動畫」一詞概括「卡通」、「卡通影片」、「卡通動畫」及「動畫卡通」。

二、學童

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以九十二學度台北縣新莊市某國小五年白頭翁班，及九十三學度升為六年級的白頭翁班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者為該班級任教師。

三、環境概念

本研究的環境概念指的是被挑選出動畫作品中的環境概念，由研究者根據基本生態學原理、九年一貫課程環境教育的課程目標及環境教育分段能力指標來界定，包含人與自己、社會及自然三個層面 (張子超，2001)。

四、宮崎駿動畫

日本『吉卜力工作室』是由宮崎俊與高畑勳所成立的動畫製作公司，因此本研究將高畑勳的作品與其他「吉卜力工作室」出品的作品，且在台灣有合法版權的動畫一併列入「宮崎駿動畫」的範疇，並以挑選的《龍貓》、《平成狸合戰》及《魔法公主》等三部影片為本研究的放映教材。學童以中文發音、中文字幕之影片為主要教學媒材，研究者另以日文發音、中文字幕之影片為參考文本。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宮崎駿動畫為媒介，試著就影片中的所蘊含的環境概念，透過影片欣賞與導讀來進行教學活動，但囿於研究者的能力與時間，仍有限制不足之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宮崎駿動畫中的《龍貓》、《平城狸合戰》和《魔法公主》為教材，於學期期末考後進行影片放映、討論與學習單之書寫，並於後續學期中進行觀察。

二、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

- 1、本研究因受時間、能力之限制，研究對象僅限於台北縣某國小五年級白頭翁班學生，故研究結果或可做為該地區或性質相近地區之學校參考，並不能推論於其他地區。
- 2、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家長背景以勞工階層居多，家長學歷集中在國、高中，使得學生文化刺激薄弱，除了學校宣導、及課程綱領涉及外，參與本研究之學生極需外力因素（師長）之導引，方能具備基本環境素養。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者為該班級任教師，研究自己的教學歷程，並沒有共同研究伙伴參與，研究者介入程度高，並且僅透過學生的學習單及研究者的觀察來判定動畫放映對學生的影響，研究過程難免有所缺失，研究結果的詮釋可能流於主觀判定。

(三) 作品分析

本研究作品係為開放性學習單回答，鮮有統一標準答案可供勾選，34位學童的學習單內容龐雜分歧，僅由研究者就其內容的關鍵字句分析，判定其在觀賞動畫後是否具有環境概念的歷程變化。

(四) 研究者本身

研究者不識日語，在聽、說、讀、寫全然不會，無法接觸日本國內對相關宮崎駿本

人與及動畫作品研究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在中文翻譯方面與日文原義間多少有所出入。